

清初流人

陈之遴研究

QINGCHULIRENCHENZHILINYANJIU

刘刚◎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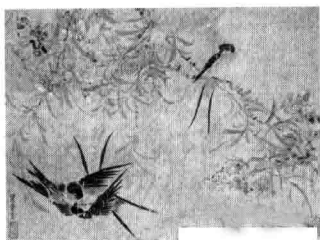
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学术文库（第一辑）

清初流人

陈之遴研究

QINGCHULIU REN CHEN ZHILIN YANJIU

刘刚◎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初流人陈之遴研究/刘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61-4173-1

I. ①清… II. ①刘… III. ①陈之遴(1605~1666)—人物研究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348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郭晓伟
责任校对 王立峰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63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刘刚，1979年生，山东胶南人。获青岛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获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学位和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师、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成员，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校级培养对象。主要从事流人和流人文献及文字和音韵方面的研究，并承担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汉语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内容简介

陈之遴（1605—1666）属于清初流人中极具历史特征的一个类别——贰臣流人。

本书悬置了史学和文学的现代学科分野，基于贰臣和流人这两个特殊身份探寻了陈之遴的行为史和心态史，揭示了贰臣流人这一特定人群与社会和地理的关系。

在行为史方面，本书考察了陈之遴的仕宦行为与家族、明朝及南明政权、清朝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考证了海宁渤海陈氏家族地位、“杨嗣昌夺情”事件、陈祖苞案始末、陈之遴“鸠父”真相、陈之遴与黄道周的关系、陈之遴在南明弘光政权的困境、陈之遴降清始末、陈之遴在清朝屡获超擢的历史背景和个人政绩、顺治朝重要党争案件、黄陂李三案始末、吴良辅案始末及顺治皇帝晚期的一些问题等历史细节，也分析了顺治朝内监势力在中央权力分布图中的异军突起过程、“南党”汉臣内部成员之间由于地位的频变在交结心理和行为方面出现的微妙变化等历史现象。

在心态史方面，本书考察了陈之遴不同历史时期的心态变迁，重点关注了陈之遴的三种生命体验：一是流寓辽东后面对边地生存空间对心态的强烈挤压，其对自己的行为和心理所作出的保护性调适。二是其在明亡时、仕清初、流徙后等不同时段的兴亡之感和亡国之悲所表现出的渐进性和复杂性。三是其在明亡时、仕清初、流徙后等不同时段的仕路之悔与叛明仕清这一政治伦理之间的关联性。



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
学术文库编委会

顾问	◎	邓碧泉	关志强	叶春海	
主任	◎	陈云	章超桦		
副主任	◎	余伟民	洪鹏志	秦小明	张学松
委员	◎	(按音序排列)			
		蔡平	程燕	邓建	丁高辉
		洪鹏志	黄小玲	黄战	李雄飞
		刘刚	刘岚	刘世杰	陈云
		彭洁莹	沈晓梅	王小岩	杨励轩
		余伟民	张学松	赵国政	赵永建
		钟嘉芳	朱欣文		
主编	◎	张学松			
副主编	◎	(按音序排列)			
		蔡平	邓建	李雄飞	刘世杰
		王小岩	赵国政		

序 一

李德山

清朝的统治者在东北地区流放了一批罪犯，这批罪犯，史称东北流人。从总体上看，清代的东北流人多为江南文士，种种原因获罪后流徙到东北，他们在此不废诗文，运笔记录了他们真实的流人生活经历和清初东北的风俗文化。这些流人诗文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东北地区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对今天的东北史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流人们到达东北后，多数人一扫颓气，迅速融入东北社会，他们或者组建诗社，或者开设私塾，为比较封闭的东北地区带来了一种新的气息，对东北地区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陈之遴就是这诸多流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是崇祯进士，曾仕于南明弘光政权，降清后官至礼、户二部尚书和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十三年（1656）缘事以原官发盛京居住，召回后再于顺治十五年因罪下狱，十六年流徙盛京。康熙五年（1666）卒于戍所，在东北苦寒之地整整生活了7年。陈之遴的生平遭际，刻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他流传的著述《浮云集》，收录的赋、诗、词有770余首，相当一部分创作于流寓东北时期。所以，陈之遴其人，是研究明清鼎革之际知识分子及贰臣命运的典型史材；陈之遴其诗，则是研究清初东北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文献。

刘刚君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审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本书得以告成的原因。刘刚君2001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我的指导下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4年毕业后，携妻子共赴广东海洋大学任教。虽然远离了亲人和师友，但刘刚君追求学术的夙心始终不变。几经努力，终于又回到了我身边，攻读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现在，

博士论文已经完成。此书，即是其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刘刚君是一位学术潜质优异，耐得住寂寞而一心向学的青年学者。在完成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又完成了本书和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其中的甘苦，刘刚君肯定有深刻的体会。作为老师，我则甚感欣慰。

本书中，刘刚君主要运用现代历史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对陈之遴其人其诗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历史人物及其作品的研究，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陈旧性课题，以往的研究多陷于某种固定的程式，最终的结论也不免沦为对某种思想、某种现象的图解。由此可见，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想要出新是很困难的。刘刚君则勇于探索，将研究对象还原到特定的历史场景之中，根据研究对象的本体意识、心境和行为，并围绕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出了合乎当时情境的判断。这种新尝试的研究效果如何，当然应该由专家去评判。在我，赞赏的是他勇于开拓的精神。

本书之中，留下了一位青年学子赤诚的汗水和为师者们的期望。毫无疑问，刘刚君行进在学术的正路之上，蹒跚于正路就是大有前途的一步。

李德山于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2014年5月22日

序 二

李兴盛

顺治十八年（1661）的一个冬夜，在风雪弥漫的盛京城（今沈阳市）内一间茅屋内，冰霜满壁，青灯如豆，已流放于此近三年的前大学士陈之遴黯然枯坐，听着狂风呼啸，大雪敲窗，以及边防驻军中传来的苍凉的鼓声，回想起自己 57 年来大起大落、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不由得感慨万千，从而吟出了：

风雪孤城戍鼓迟，平生心事一灯知。

相韩家世羞先烈，入洛声名误盛时。

万卷读残今若此，百年过半欲何为？

近来入梦多尘境，白石青松岂易期。

——《冬夜》

在这里，他认为自己“平生心事”，除了这盏青灯之外再无人知，因此发出了“一灯知”的叹息。可是他没有料到，350 年后的今天，却产生了真正了解他的知己，这就是刘刚及其所著《清初流人陈之遴研究》。

陈之遴出身于明代浙江海宁望族，考取崇祯十年（1637）一甲榜眼，任翰林院编修。两年后，其父顺天巡抚陈祖苞因边事衔冤入狱饮鸩而卒，之遴受到牵连，被褫职禁锢，永不叙用。崇祯十七年（1644）南明弘光王朝建立时，始复原官。清顺治四年（1647）降清，两次官至尚书与大学士，又两次缘事被流徙盛京，而第二次流徙，是全家远戍，七年后卒于戍

所。陈氏工诗文，有《浮云集》等著述传世。其诗文，尤其是塞外之作，是研究清初东北自然风光、民风土俗、社会生活、流人行实与心态的重要历史文献。但由于被邓之诚先生指责为“其人不足道”的贰臣身份，一直处于不为人知的境地，只是近几十年来才引起某些学者的关注，而刘刚就是这些学者的典型。

刘刚沉潜好学，近年在东北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时，确立论文选题为清初东北流人诗歌与文献研究，并曾经风尘仆仆亲临敝舍，向我请教。我本人认为其研究富有开拓性，能够有创新与突破，因此给予肯定与鼓励。《清初流人陈之遴研究》就是其学位论文的子课题。

近日刘刚将书稿寄来，请我撰序。通读之后，觉得这是一部别出心裁的开拓之作。

首先，本书是将陈之遴同时作为贰臣与流人并重研究的开拓之作。考陈之遴是明清易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具有贰臣与流人双重身份的官员与文人，而且又是“有别于那个时代非流人意义的贰臣和非贰臣意义的流人”，可见对于其研究应该采取贰臣与流人并重兼备的方式，方能还原历史上真实的陈之遴。但是前此相关学者对陈之遴之研究，有的仅从贰臣角度出发，有的仅从流人角度出发。至于我本人，30余年来，在谢国桢先生鼓励、支持与指点之下，一直从事流人问题研究，对我国历代流人这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理论化的系统研究与完整论述，撰写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区域性流人通史《东北流人史》、我国第一部流人通史《中国流人史》等著述。这两部书稿（包括2008年出版的《增订东北流人史》）对陈之遴都曾作过简介，并附于“方拱乾”一节之后。去年出版的《中国流人史》增订本（已由原书100余万字增至200余万字），特将陈之遴事迹辟为专节，由原文的2000字扩写至1万余字，重点介绍了陈之遴诗作及其与陆庆曾、潘子见、李希与、释函可、苗君稷等流人之交游，可见对陈氏之研究虽持重视态度，但也仅仅是从流人角度进行解读的。总之，前此尚无一人真正将陈氏既作为贰臣同时又作为流人进行并重研究。有之，当自刘刚此作始。

此作从陈氏贰臣角度，探讨了其与明朝及南明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其流人角度，考察了其在清朝屡获超擢的历史背景和个人政绩，及其与重要党争之关系。又通过其《浮云集》考察了陈氏仕清前后与流放前后在交游、心态、政治伦理观念、价值观念、政治行为等方面的三种生命体验，即其流徙辽东生涯的生命体验，其兴亡之感与亡国之悲，其仕途之悔。

其次，此作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又采取了史、诗互证的研究方法。该作共分四章，前三章是文献中的陈之遴，第四章是《浮云集》中的陈之遴。前者以大量文献史料介绍了陈氏在明、南明、清三代的生平与心态，是“史”的研究；后者以陈氏的诗作探讨了其生平与心路历程，是“诗”的研究。通过“史”与“诗”相结合的研究，历史与文学相印证的研究，真正解读了陈氏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的生命体验。而且在对陈氏心路历程进行研究时，做到了剖析全面周到，洞若观火，细致透彻，入木三分，使人叹服。倘若陈氏地下有知，亦当首肯，欣然曰：“知我者，其惟刘君乎？”

总之，刘刚此作，于陈氏其人其诗研究中，力排众说，独辟蹊径，不论在内容方面，还是研究方法方面，都别出心裁，写出新意。该作之出版，不仅有益于清史、清诗之研究，而且会将流人文化之研究引向深入。

目前，流人史、流人文化之研究，正方兴未艾，流人学这种新体系也在我国著名学者来新夏教授大力支持下得以创建与发展。鼓其余勇，再立新功，如果再广为搜求陈氏交游史料，另撰一部更为翔实的专著《陈之遴传》，刘君其有意乎？

此作付梓在即，余喜其成，尽管手中尚有数部书稿正在撰写或修订，但仍抽暇写下此序。

李兴盛于风雪隆冬的哈尔滨

2013年12月5日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1)
前言	(1)
第一章 “我昔少年二十许,绣袍紫马榆关驰” ——贰臣流人陈之遴明朝生平研究	(13)
第一节 陈之遴对海宁渤海陈氏家族地位的贡献	(13)
第二节 明代海宁渤海陈氏家族全盛时期的陈之遴	(31)
第三节 陈祖苞“饮鸩”案始末与陈之遴“鸩父”考	(42)
第四节 陈之遴明代仕路考	(60)
第二章 “触眼大都无故旧,剩身聊复共婆娑” ——多尔袞主政时期陈之遴的仕清之路	(93)
第一节 陈之遴降清始末	(93)
第二节 “经纶方始,治理需人”背景下的超擢	(105)
第三章 “真觉此身如一粟,莫从沧海问西东” ——顺治亲政后陈之遴的仕路起伏	(112)
第一节 汉臣结党背景下的政治幸运和所受牵连	(112)
第二节 陈之遴初任大学士	(119)
第三节 陈之遴再任大学士	(158)
第四节 陈之遴两次流徙盛京	(171)

第四章 《浮云集》中的贰臣流人陈之遴

——基于《浮云集》的文献研究	(208)
第一节 《浮云集》的成书时间与版本问题	(208)
第二节 明朝及南明时期的陈之遴	(220)
第三节 仕清初期的陈之遴	(237)
第四节 顺治亲政后的仕路体验与初次流徙辽东	(250)
第五节 辽东再遣时期的陈之遴	(258)
参考文献	(306)
附录一 陈之遴其他著述简考	(312)
附录二 陈之遴年表	(323)
后记	(341)

前 言

清代东北流人的大规模出现及其生存状况和社会活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从20世纪初开始便被清史研究者所注意，近20年来清代东北流人、流人文化、流人文学在文史学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东北流人研究窗口的打开让文史学界获得了一个观察历史和文学的新视域，并由此产生了一股内生动力，以致今天中国古代流寓文人与文学研究已经点燃了将来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在这一背景下，本书将研究目光锁定在了陈之遴身上。

一 陈之遴简介

陈之遴（1605—1666），字彦升，号素庵，家出明朝数代簪缨的浙江海宁渤海陈氏。崇祯十年（1637）丁丑科榜眼，崇祯十二年（1639）父亲顺天巡抚陈祖苞因边事蒙冤入狱后饮鸩而卒，其自身也因父案而遭禁锢，崇祯十七年（1644）于南明弘光政权复原官。顺治二年（1645）清兵入南京时参加迎降仪式后逃归海宁，同年上书投诚。顺治四年（1647）始仕清，遂成为贰臣。仕清后自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起步，屡获超擢，数年间由礼部侍郎、礼部尚书而飙升至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十年（1653）由弘文院大学士落职为户部尚书，顺治十二年（1655）再次升任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十三年（1656）缘事以原官发盛京居住，当年召还回京“入旗”。顺治十五年（1658）因罪下狱，被处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举家流徙盛京。顺治十六年（1659）至盛京，七年后卒于戍所，晚景悲凉。

陈之遴幼有才名，擅长诗文、书法、命理之学，一生所著与所辑文献颇丰。从文献著录和传世情况看，陈之遴著有《旋吉堂集》、《浮云集》、《浮云续集》、《百一稿》、《素庵外纪》、《陈素庵稿》、《感恩录》、《命理要

言》、《命理要旨》等，并辑印过《滴天髓辑要》。陈之遴在乾隆时被打入贰臣之列，修《四库全书》时《浮云集》又“狂吠处甚多，拟全毁”^①，故此其著述连同其本人便犹如遭到“雪藏”。陈之遴的著述在乾嘉之后多已散佚，今日仅剩《浮云集》、《陈素庵稿》、《命理要言》和《滴天髓辑要》，为世人所常见的则只有《浮云集》。

二 关于陈之遴的研究

文学研究者对陈之遴的关注始自对冠绝明清的一代女词人徐灿的研究，陈之遴原配早逝，继室徐灿陪他走完了一生的时光。现代学者自黄裳《拙政园诗余跋》开始便试图根据陈之遴的生平履历解读徐灿的诗词^②，此风开启之后便一直蔓延到今日。有关徐灿的研究成果可谓连篇累牍，陈之遴的行年情况是这些研究徐灿成果的根基所在，然而这些研究对陈之遴的了解往往只是局限在《贰臣传》中那篇不足千字的《陈之遴传》，一个本应处在中心地带的人物就这样成了一个被捎带研究的边缘人。在陈之遴研究方面，黄裳《拙政园诗余跋》还开启了一种风气，那就是一旦身为贰臣，便一定是亡国之悲淡薄，其文字也就“不足观”了。在摸排清楚陈之遴行年之后再细读《浮云集》文本，就会发现此念非矣。黄裳精于清代版刻，于各类清代文献多有目验，在捎带研究陈之遴时他从大量自己已经眼过的清代笔记和私史中检得数条关于陈之遴的记载，也很重视《清实录》等史料，可惜研究徐灿的学者在关注陈之遴时对此鲜有继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仲联纂《清诗纪事》时搜辑了清代和民国时期数种诗学及目录学文献中对陈之遴诗歌的评价内容。在专门研究《浮云集》诗歌风格和陈之遴清诗史地位的学者中，在史料的发现方面至今未见能突破《清诗纪事》中所载诸条者。

陈之遴在文学研究者笔下走进中心地带始于马大勇《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③，此书所长在于对陈之遴诗歌的内容和风格的评价，但由于陈之

① 雷梦痕：《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② 黄裳：《来燕榭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224页。

③ 马大勇：《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14页。

遴在这部书中处于“附论”的地位，有关文字的粗疏也就可想而知。如“九逵冠盖真如戏，七尺须眉怪尚男”一句，见于《浮云集》卷七《感旧》，作于陈之遴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下狱后，写的是过去父亲下狱自己上下奔走，现在自己下狱儿子上下奔走，皆不见门生故旧前来搭救的人生如戏和炎凉。此书则称其“大抵作于居留东北的最后十年”，“写贰臣心事，有足悲者”，又称“此二句《浮云集》中未见”。陈之遴流徙盛京满打满算不过八年，何来“最后十年”之说？又陈之遴共有六子，此书则称“素庵有子四人”。同期同类群体研究成果还有白一瑾《清初贰臣士人心态与文学研究》^①，白一瑾看到了“陈之遴并非对明朝毫无感情”，提出对陈之遴而言“与故国之相思伴随的，也多少有些对于自身失节仕清的隐约的愧意”，而在其“‘悔往’的内容中，是否有对当年仕清的悔恨，不得而知”，这都是相当中肯的结论。但此书毕竟是群体研究，也未把陈之遴作为群体中的核心来对待，故同样出现了马大勇那样的失考之处，白一瑾对《浮云集》卷三《杂诗》的解读即为一例。该诗作于陈之遴仕清后初入翰林院任职时，写的是他目睹了记忆中的翰林院“故房”在农民军进宫后的残颓而生发的亡国之悲。此诗较长，前四句“猗彼初生葵，敷华迨朝阳。君子昔采择，御轮盛龙光”，所写为陈之遴崇祯十年（1637）中榜眼后入翰林院之事。白一瑾则认为此诗作于顺治十三年（1656）陈之遴被以原官发盛京居住时，并通过这四句诗得出结论：陈之遴“是以极为真挚的感激涕零乃至士为知己者死的心境，投身于清政权中的”。显然，这是对陈之遴的误读。以上两书凡此种种，是为群体研究的通弊，不可过求。

文学研究者对陈之遴的专门关注还有刘丽《陈之遴其人其诗》这篇论文^②，她的贡献在于开始平和地看待贰臣陈之遴的亡国之悲，所失则是由于缺乏对陈之遴生平事迹的深入考察和对古诗词语义系统的理解，从而在诗歌系年和解读方面出现了一些有待商榷之处。如《浮云集》卷五《冬日

① 白一瑾：《清初贰臣士人心态与文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1—394页。

② 刘丽：《陈之遴其人其诗》，《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书怀同汉槎作》“长空横断雁，故国杳双鱼。谁道颠连久，方今患难初。名污轻性命，身废怨诗书。他日重携手，应连万死余”一诗，此诗作于顺治十五年（1658）陈之遴等人在狱中度过的冬至日，此时二人都已得知自己将要流徙东北。诗意如下：两人下狱都已超过半年，故其对吴兆騫言“谁道颠连久，方今患难初”。和即将开始的边塞流徙生涯遥遥无期的痛苦相比，这半年多时间所遭受的困顿连“患难”都算不上。真正的患难在后面，二人半年多来在狱中经受了这点小挫折就因为名污而轻性命，因为身废而怨诗书，现在想来真是可笑。时过境迁二人若能再次相见，那一定是在历经无数次九死一生的磨难之后。可以看出，诗题和诗中各联皆是站在二人并列的视角，同时叙述二人之事，同时记录二人之“怀”。吴兆騫并无仕清之举，故“名污”非谓贰臣之污，则“名污”、“身废”为互文之语，皆指沦为流犯一事，别无他意。而此文却称“此诗从文字看是描写自己在戍所的孤凄生活，抒发对科举入仕带来灾难后果的感慨……细品‘名污’二字……可见陈之遴内心深处对仕清应有自责、内疚之情”，不仅系年有失，而且隔着贰臣这层纱帘对陈之遴进行了过度解读。此文对卷八《冬夜》“相韩家世羞先烈，入洛声名误盛时”的解读也存在这种情况，不再赘述。

台湾大学中文系 2009 年饶芷瑄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将陈之遴研究带入了一个新境地^①。饶芷瑄的论文正文字数超过 25 万字，首次综合运用官修史书、大内档案、方志家谱、笔记杂史及亲友之诗文集等研究陈之遴的生平，并以此解读《浮云集》文本。该论文使我们不禁讶异于一名硕士研究生对明清史料的检索本领之大和阅读面之广，因为占有了大量的史料，所以文中首次发现和面对了有关陈之遴生平的一些问题：崇祯十二年（1639）陈祖苞死后产生的陈之遴“弑父”说、回海宁乡居时遭遇的家资被掠和父祖之柩被毁这一变故；崇祯十七年（1644）出仕弘光政权时与潞王徙湖州的关系、为父亲正名的努力；顺治二年（1645）的降清过程；顺治四年（1647）仕清后陈之遴所涉及的与党争冲突有关的火神庙案、阿拉

^① 饶芷瑄：《陈之遴、徐灿夫妇生平及其诗词研究》，（台北）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